

评弹

不为人知的鲁迅

郭梅

当你还没真正了解一个人的时候,他是一幅挂在墙上的画像,你知道他、听人谈论他,经过他、随着人群瞻仰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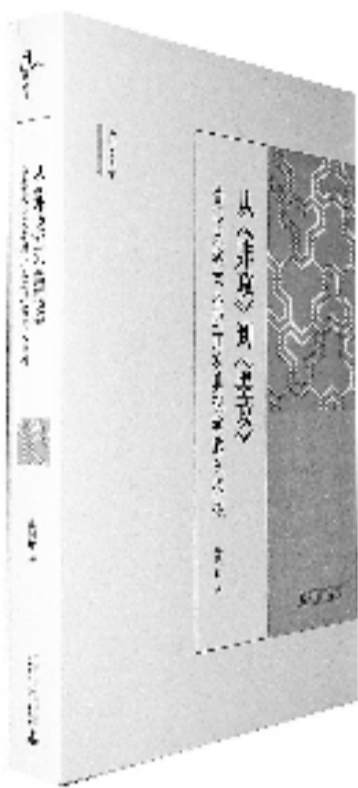
鲁迅便是这样一个人——在小学语文课本里打了无数次照面,按理应当熟悉得不能再熟悉,然而,终究是隔了层纱,“不识庐山真面目”。直到长大了些,真正系统接触了他的文学与生平后,才懂得年少时编排鲁迅的话是多么幼稚。恰如张钊贻《从〈非攻〉到〈墨攻〉》自序里说的那样,鲁迅超越他的时代,也超越我们的时代,“尊重他,树立他,吹捧他,歌颂他,神话他,固然不能叫他‘转变’,使他符合我们的需要;污蔑他,诋毁他,歪曲他,丑化他,亵渎他,不管他,也不能令他过时,叫他在我们面前消失。”

《从〈非攻〉到〈墨攻〉》是张钊贻研究鲁迅及有关文章的结集,具体而微地探讨了鲁迅史实文本辩证及其现实意义。书名取自集子中的同名一文,以示鲁迅清醒的现实主义眼光和冷酷的预言。作为在香港成长、留在新加坡任教、有着跨文化学术背景的学者,张钊贻的文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外学者学术研究的特点,即多元视角和跨领域研究,从宏观的视野、崭新的角度去探讨研究。这一点从以下三点可见一斑:

一、打破固有成见,质疑中西文化冲突论,重新审视了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困境的认知和态度。张钊贻从林毓生《中国意识的危机》一书的问题“反传统的整体主义”出发,先破后立,认为鲁迅攻击传统文化与仰慕中国古文化并不冲突。在《忽然想到(五至六)》鲁迅指出:“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,是:一要生存,二要温饱,三要发展。”并提出一旦有阻碍这前途者,无论古今统统踏倒。因为在民族存亡之际“国粹”无力保存中国本身,一旦中国沦亡,“国粹”亦自然毁灭。换言之,排斥是为了保存。同时,鲁迅对“古”“文化”“传统”等概念有独到理解。首先,鲁迅认为当时的传统文化是历史的产物,所谓“古”谁也不曾定见,复古不过是“苍蝇们失掉垃圾堆,自不免嗡嗡地叫。”其次,鲁迅所欣赏的是原本未被摧残的文化,而不是后来堕落的混合物。他区别对待它们,所以自然可以既排斥而又欣赏。

二、别出心裁,从新角度研究鲁迅粤港时期的文学活动。1927年1月,47岁的鲁迅至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。2月,鲁迅应邀到香港演说两场,18日晚讲《无声的中国》,19日讲《老调子已经唱完!》,20日晨离开。张钊贻根据有限的资料,结合香港中文报章检查制度,核对了鲁迅的演讲曾遭香港殖民统治当局干涉,并删禁讲稿的史实。

三、旧瓶装新酒,别解鲁迅的反



《从〈非攻〉到〈墨攻〉》
张钊贻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抗、现代与“反现代”。毛泽东给予鲁迅极高的评价:“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,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,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。”作为革命家的鲁迅,反抗与斗争早是老生常谈,在《选择反抗的浮萍:鲁迅漂泊精神探源》里张钊贻剑走偏锋,为反抗做了别解——从反抗入手,落脚在“浮萍”二字上。鲁迅的革命走在时代的前沿,必然是漂泊的;而漂泊,必然是前进的反抗。二者互为表里,互为因果。该篇以“泥土”和“浮萍”的比喻,探究鲁迅的漂泊精神的源头。而在《鲁迅的现代与“反现代”》里,张钊贻论证“摭物质而张灵明,任个人而排众数”这一句话并非是从根本上反对物质与科技进步、反对民主,而是鲁迅批判在文化发展走到极端的片面性。在这篇结尾,张钊贻反思民主的困境,发人深思地指出民主制度更像权力争斗和利益分配的机制,毕竟多数对面还有少数,数目的大小不是正确与错误的标准,何况“民意”可以制造。

拜读完《从〈非攻〉到〈墨攻〉》,我认识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鲁迅。也许,还有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鲁迅等着我们去发现。也许有一天,我能真正贴近他的思想与灵魂,深入那个时代集体的精神切片,采集到那个时代的人体内深处最痛最敏感的骨髓。“一部《红楼梦》,经学家看见《易》,道学家看见淫,才子看见缠绵,革命家看见排满,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。”这是鲁迅对《红楼梦》的评价,如今看来亦可套用到他自己身上——说不尽、道不完的鲁迅。

随笔

一瓢细酌邀桐君

董利荣

在富春江与清丽的分水江交汇处,有一座精致的小山。因其精致与奇妙,素有“小金山”之称。近代大师梁启超曾把它比作“峨眉之一角”,而梁的老师康有为则认为,“峨眉诸峰不及此奇”。这座山,便是桐君山。

桐君山这个名字的来历,与桐君有关。这是一个美好的传说:黄帝时期,有一位老人在此两江交汇处的小山(由于此山在桐庐老县城的东面,姑且叫它东山)之上,结庐而居,采药治病。老人究竟来自何处,姓甚名谁?人们都不得而知。他每每采了草药之后,就在东山上桐树下的茅草庐内,煎药炼丹,研究药理,记录药性。又常常坐在桐树旁,义务为百姓诊病开药。人们问他姓名,老人笑而不答,指指身后那棵桐树,算是回答。于是,人们便尊称他为桐君。这座山的名字就叫桐君山。公元225年此地建县时,便用“桐庐”作为县名。

桐君的故事,流传在桐庐民间的口口相传中,流传在历史文献典籍中,也流传在历代文人的诗文中。桐君无疑是一个谜一样的仙人般人物,“问君君不语,指木是何年”(元·俞颐轩),“以桐为姓以庐名,世世代代是隐君”(明·孙纲)。

尽管桐君所在的年代尚未发明文字,但桐君想必已经用他特有的方式研究记录各种中草药的性味。“古昔有桐君,结庐憩桐木。问姓即指桐,采药秘仙箓。”元末明初桐庐大才子徐舫笔下的“采药秘仙箓”,便是指典籍中记载的后人撰录的《桐君采药箓》一书。

桐君与中医药文化的渊源,应该是广为人知的,桐君还与茶文化有着深厚的渊源。

唐朝著名诗人刘禹锡有诗云:“炎帝虽尝未解煎,桐君有箓那知味。”意思是说,炎帝神农氏虽然咬嚼初尝发现了茶叶,但他还不懂得煎煮。桐君不仅开始煎煮茶叶,而且还在采药箓里记录了茶叶的味性与功效。从咬嚼初尝到煎煮品尝,对茶叶的使用享用显然是前进了一大步。由此可见,如果说炎帝神农氏是茶祖,那么,桐君便是茶文化之始祖。

其实,从刘禹锡开始,古人早就把桐君看作是知茶懂茶的第一人。清朝“西泠八家”之一的陈鸿寿(1768~1822)便是如此。这位自号曼生的钱塘才子一生嗜茶,并且擅长制作紫砂壶,人称“曼生壶”,壶上此句流传甚广:

煮白石

泛绿云

一瓢细酌邀桐君

白石乃一款绿茶的名称,其名既与仙人有关,更与文人相关。“南山仙人何所食?夜夜山中煮白石。世人唤作白石仙,一生费齿不费钱。”

这是南宋著名词人姜夔一首古歌中的句子。姜夔,字尧章,号白石道人。这位白石道人喜饮茶,这一爱好似乎传染给“元四家”之一的倪瓒,他在作画之余喜饮绿茶,并将其命名为“清泉白石茶”。无怪乎陈曼生会写下“煮白石,泛绿云”的句子。这一份文人间雅好的传承,他懂。

“一瓢细酌邀桐君。”陈曼生细酌的这一瓢,当然是茶。那么,他为何会“邀桐君”呢?显然,在他眼里,桐君是最知茶懂茶之人,是他的茶中知己。这一份对茶的相知相爱,他更懂。

当然,我想他也深知,数千年前仙风道骨的传说人物是难以邀请的。他邀的,其实是桐君之魂,是桐君对茶的懂你之心。